

韩非论

黄舜◎著

线装书局

韩非论

黄
舜
○
著

线
装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论 / 黄舜著. — 北京: 线装书局, 2008.10

ISBN 978-7-80106-829-3

I. 韩… II. 黄… III. 韩非(前 280~前 233)—哲学思想—研究 IV. B2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1524 号

韩 非 论

著 者: 黄 舜

责任编辑: 于建平 杜 语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30 千字

出版日期: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定 价: 35.00 元

序

古人研究学问,一书不通,不展二卷。黄舜同志十年面壁,研治韩非,正如管子所说“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管子·内业》)。这里所谓“鬼神”者,意即精气、心悟、灵感之谓也。由于黄君耐心搜罗,潜心研读,融会贯通,终成专著。总观全书,论据辐射古今,论证严密,论点笃确,字里行间亦理趣洋溢。值得特别提出的,更在于突破“法、术、势”主体论单线研究,而深入基于《解老》的对“无为”治国理念的研究;《老子》乃“自然法”的宝典,可使读者全面理解韩非,似乎揭示了一个矛盾体的谜底。此外,在与《吕氏春秋》比勘中,鲜明突出《韩非子》是先秦诸子最后一部有分量的哲学著作。当下适值重视传统优秀文化开端之际,黄舜同志的大作确属不可多得的好书。明者识之,不亦乐乎。我带着这个美好期望,诚挚地将津津有味的学术论著推荐给读者。

谢励武 82 岁于河南大学

2007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韩非的生平	(001)
第一节 韩非的出生地	(001)
第二节 韩非的生年	(003)
第三节 故乡的文化气息	(006)
一、儒侠文化	(007)
二、隐士文化	(008)
三、黄帝文化	(009)
四、夏商文化	(010)
第四节 兰陵拜师荀子	(011)
第五节 宫廷哲学家	(013)
第六节 勇赴国难	(016)
一、赴秦的原因	(017)
二、上《初见秦》之书,不敢触其逆鳞	(019)
三、继上《存韩》之书,踩钢丝于纵、横	(021)
四、一棲两雄,其斗嚙齟	(023)
五、“庙攻”计被识破,远客不如近爱	(025)
六、一包毒药,横死云阳	(027)
第二章 管、商是韩说原理之一	(031)
第一节 韩国变法时机的丧失	(031)
第二节 对管子的学习、超越和不及	(033)

一、引管子居首位,确受其影响·····	(035)
二、精研法治超过了管子·····	(039)
三、比管子犹有重大不足·····	(042)
第三节 对商鞅的盛赞、炒作和过甚·····	(052)
第四节 对慎到理论积极的发挥·····	(056)
第五节 对子产、吴起劲直性格的赞颂·····	(058)
第六节 对法家悲剧命运的三叹·····	(063)
第三章 “黄老”是韩说原理之二·····	(067)
第一节 对黄帝的熟知、神化和吸收·····	(067)
第二节 对老子的博通、精研和神会·····	(070)
一、对和平的渴望·····	(070)
二、对心欲的检讨·····	(071)
三、对公平的探求·····	(072)
四、对宇宙的探究·····	(073)
第三节 现实的无情棒打破韩非的“黄老”梦·····	(076)
第四节 有限的韩非,无限的庄子(兼论惠子)·····	(080)
第五节 对申子理论消极的发挥·····	(086)
第六节 刀口佛心,留有余韵·····	(090)
第四章 孔、荀是韩说原理之三·····	(093)
第一节 对孔子的赞许、批判和攻击·····	(093)
一、初研法理对孔子的赞许·····	(094)
二、深究法治对孔子的批判·····	(096)
三、理论确定对孔子的攻击·····	(099)
第二节 荀子是韩非理论的启导者·····	(107)
第三节 孟子是韩非理论的敌人·····	(110)
第四节 韩非由儒而法的轨迹·····	(113)
第五节 对儒家尖刻的讽刺·····	(116)
第六节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118)

第五章 韩非对《吕氏春秋》的挑剔	(120)
第一节 韩非和吕不韦同乡不同道	(120)
第二节 韩非对《吕氏春秋》次属性的吸收	(122)
一、“主道”方面对《吕氏春秋》的吸收	(123)
二、“分”的研究对《吕氏春秋》的吸收	(124)
三、故事方面对《吕氏春秋》的吸收	(127)
第三节 韩非对《吕氏春秋》“反其道”的挑剔	(128)
一、对于“赏”的客观对象的争辩	(129)
二、由《吕氏春秋》竖起“显学”的靶子	(130)
三、对《吕氏春秋》鼓吹的“贤”不以为然	(131)
四、由“贤治”升入“法治”的辩难之极	(133)
五、超越人情分析而进入法理剖辩	(134)
第六章 韩非对墨子学说的对抗	(137)
第一节 对抗根源于其师对墨子的贬评	(137)
第二节 在其著作中只是虚抬墨子	(139)
第三节 基本主张和墨子对抗	(142)
一、“上法而不上贤”	(143)
二、励战而不“非攻”	(143)
三、治策与“兼爱”	(145)
四、行赏与节俭	(146)
五、信“法”而不信“天”信“鬼”	(147)
第七章 韩非对“无为”治国理念的发明	(150)
第一节 《解老》《喻老》意在谏上	(150)
第二节 “无为”治国理念的分野	(152)
第三节 对韩非发明“无为”的评述	(155)
第四节 发明“无为”异性成分的掺入	(158)
第五节 由《解老》到《喻老》的裂变	(160)
第六节 “无为”治针对后世的影响	(163)

第八章 韩非“法”“术”“势”统治学说的创立	(167)
第一节 “法”“术”“势”的探源	(167)
第二节 韩非“法”“术”“势”的继承关系	(170)
第三节 韩非著作中的“法”“术”“势”	(173)
第四节 韩非“法”“术”“势”基本观念的确立	(176)
第五节 韩非“法”“术”“势”的若干混淆	(181)
第六节 韩非“法”“术”“势”学说的影响	(184)
第九章 韩非思想发展的梗概	(189)
第十章 韩非学说的矛盾性	(201)
第十一章 法家韩非的思维品质	(206)
第十二章 《韩非子》的文学价值	(217)
第十三章 韩非的法眼故事	(225)
附录:对韩国史的考察	
一、披荆斩棘的韩国的始祖——姬万	(235)
二、韩国都城的迁移(考察记之一)	(236)
三、韩国都城的迁移(考察记之二)	(237)
附:韩国迁都示意图	(239)
四、战国时通向东西南北的商埠	(239)
附:战国时各地物产示意图	(242)
五、《史记》称曾“大于诸侯”的韩国的疆域	(242)
六、秦国屡次侵韩的原因	(244)
七、韩国和秦国的战争	(247)
八、韩国的世系和年代	(250)
九、韩国的兴衰史(一)	(251)
十、韩国的兴衰史(二)	(254)
十一、韩国的兴衰史(三)	(257)
十二、韩国的兴衰史(四)	(260)

第一章 韩非的生平

第一节 韩非的出生地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宗室公子，他的出生地是韩国的都城。不过，韩都数迁，他的出生地是韩国的终都——阳翟。

《史记·韩世家》：“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韩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韩的祖先与周同姓姬氏，他的后代有个叫姬万的，因为服事晋武公立下功劳，被封在了韩原，叫做韩武子，韩武子的重孙韩厥，开始根据封地姓韩了。韩原在今陕西省韩城市故城的西南，城西南约 10 公里处是韩城市的首镇芝川，城镇之间以少梁村为中心的大片的土地，便是韩原。《韩世家》又载：“宣子徙居州。”“州”在今河南省温县故城东北约 15 公里处武德镇所在的地方（以往凡“在今河南省沁阳县东南”的注释，都不是现在的行政区划了）；韩宣子之后，“贞子徙居平阳”，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鼓楼西南约 10 公里处金殿镇所在的地方，平水的主流自西向东从它的南面流过。另据东汉时高诱对《吕氏春秋》的两条注释：其一是对《任数》篇的注释，韩宣子韩起“生贞子，居平阳；生康子，与赵襄子共灭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宜阳；生景侯处，徙阳翟”。其二为对《开春论》的注释，“韩氏本都弘农宜阳，其后都颍川阳翟”。这两条注释说得很明确，韩贞子以下，韩武子（启章）以宜

阳为都城,故址在今河南省宜阳县故城西 27 公里处,这时韩国已打过了黄河,至韩景侯时又向东南的纵深处迁到阳翟定都,阳翟在今河南省禹州市故城北八里营所在的地方(2006-2007 年该地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作为韩都阳翟发掘)。正因为如此,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引《史记》注阳翟云:“《韩世家》:‘景侯九年,郑围我阳翟。’其后为韩国都。”

但是,《史记·韩世家》明白地记载:韩哀侯二年(公元前 375 年)“灭郑,因徙都郑。”“郑韩故城”在今河南省新郑市故城西北郊。其实,韩的灭郑,正说明了选择阳翟作为都城的重要。郑都的西南环列嵩山的余脉,拿下郑都是由南、北两路韩军夹击完成的。阳翟在郑都的西南,成皋在郑都的西北。“三晋”破智氏共分其地,韩康子独要土地饶薄的成皋(《战国策·韩一》),正是为了从别都上党南过河面最宽处的黄河,占据城皋而南下,直捣郑都,而韩景侯在郑都以南以阳翟为都,已对郑都形成了钳形攻势。这样,到了韩哀侯二年灭郑,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不过,韩国由阳翟迁都郑以前却是经过了激烈的“拉锯战”:韩武子(启章)二年(公元前 423 年)就曾伐郑,杀掉了幽公,但郑并未被灭亡,可见新君又进行了反扑;韩景侯元年(公元前 408 年)伐郑东取雍丘,但其二年又西败于负黍;其九年由宜阳迁都阳翟甫定,郑国又紧紧地展开围攻……而且灭郑后“徙都于郑”并不太平,虽然“三晋”之中韩国独秀一枝灭掉郑国,却从此招来了魏国不断地侵扰,而且灭郑的韩哀侯也在这里被臣子杀掉了……这样,在韩懿侯六年(公元前 369 年)“韩复迁都阳翟”(据民国《禹县志》),韩懿侯是无能之君,避危就安乃其自然。故在其后韩的政治中心仍然在阳翟,《战国策·东周》:“昭献在阳翟”,《战国策·韩一》:“楚昭献相韩”,昭献在阳翟是做韩国的丞相的,这已是韩宣惠王以后的事,“复迁”可谓于史有征。至于秦灭韩于阳翟,以其为治所,建颍川郡,史书所共载,可见阳翟又是韩国的终都。而且刘邦转战河南时,也是“令韩王成留守阳翟”(《史记·留侯世家》)。所以,历秦朝 16 年,汉代

正史的记载是：“颍川，韩都。”（《汉书·地理志》）这里作为“韩都”的“颍川”，就是指该郡的治所阳翟。阳翟实为韩国打过黄河后长期的政治中心，在古阳翟今禹州境内至今韩姓村庄6个（韩楼、韩庄、韩岗、韩洼、大韩、小韩），韩姓后裔绵绵不绝。韩非死于韩国末代君主韩王安六年（公元前233年），其出生地是韩国的终都阳翟无疑。

第二节 韩非的生年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老子韩非列传》）韩非是韩国的宗室公子。不过，这里的“公子”，虽指诸侯之子，无论是嫡出或庶出，总归相对于嫡长子的序列。而且韩非的辈份，也不像“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异母弟也”（《魏公子列传》），“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平原君虞卿列传》），另一处则说“赵惠文王弟平原君”（《魏公子列传》），都有着明确的记载。且由于词义的变迁，后人又总是把“公子”理解得相当年轻，由“公子”一词把韩非的生年尽量地推断得晚些；但古代做学问的，孔子73，孟子84，荀子的年龄更大，看韩非文章的老辣雄辩，秦王嬴政其初还以为“独不得与此人同时”（《论衡·佚文篇》）。但是，由于偏见的诱惑，加以韩非横死云阳，推断韩非年龄的关键，即作为他的年龄起点的生年，也就成了问题。

关于韩非的生年，张觉在其《韩非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前言，对以往的研究有一段概括：

史载韩非死于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但却未记其生年。现代学者根据各种资料推断其生年，主要有两种说法。钱穆认为：李斯初为小吏，后来跟从荀卿学习，入秦时大概在30多岁。韩非与李斯曾同时就学于荀卿，而韩非入秦被杀时（前233年），李斯在秦国已15年了。如果韩非与李斯年龄相当，那么韩非死时应在40至50岁之间。从韩非卒年向前推算，那么韩非当生

于韩釐王十五年前后,因而定其生年为公元前 280 年(参看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编者按)。现在大部分辞书都采用此说,其实未必正确。因为古人同学,不一定就同年,像曾参与仲由相差 37 岁,却同时就学于孔子。因此,关于韩非与李斯年龄相当的假定并不可靠。而且,李斯入秦时究竟多大年龄,也没有确实的证据。所以这一结论值得重加探讨。陈千钧认为:韩非约生于韩釐王元年(前 295 年),这种说法较为合理,可取。

张觉以为现行的说法,即“韩非死时应在 40 到 50 岁之间”,“定其生年为公元前 280 年”,“并不可靠”,因为“古人同学,不一定就同年”,不像现在的学校一般有年龄要求,所以不能以今例古。但他说的陈千钧的提前了 15 年的看法,根据又是什么呢?这在《诸子集成》附考《韩非新传》里,说得也是很明白的:

按《六国表》秦始皇十四年韩非使秦,秦杀之(《始皇本纪》同)。惟生于何年不可考;兹据本书《问田篇》记堂谿公与韩非子问答之言,则堂谿公与韩非子同时无疑。又按《外储说右上》言昭侯闻堂谿公之言而独寝,则堂谿公又与韩昭侯同时;大约堂谿公在昭侯时年尚轻,不过二三十岁;及与韩非讨论时已 90 余岁,则其时韩非不过 20 余岁;大约韩非之年较长于李斯,其被杀时已 60 余岁;约生于韩釐王之初年,秦武王(按:“武”乃“昭”之误)十余年之间。兹假定韩非生于韩釐王元年,即公元前 295 年;其死为韩王安六年,即公元前 233 年,共 63 岁。

这便是陈千钧的韩非生于韩釐王元年即公元前 295 年的说法。他的根据便是《韩非子》一书中出现堂谿公的两篇文章:《问田》和《外储说右上》。我们不能不承认,不要说《史记》和《战国策》关于韩非的有限资料,就是《韩非子》书中以“臣”出现的大量的上书,你也是不能从中找出韩非生年的推断根据的,而唯有该书关于堂谿公的片断是推断韩非生年的仅有根据。但对这仅有的一把“钥匙”,以往

的学者不少持怀疑的态度,大有“三过其门而不入”之概。一曰《问田》中堂谿公称韩非为“子”,自称为“臣”,称呼蹊跷可疑,但这实在是尊“公子”、卑自己的场面的称呼而已;二曰《外储说右上》记堂谿公劝韩昭侯用“术”,至《问田》记堂谿公劝韩非明哲保身,时间相隔百年,两个堂谿公,不是同一个人,但韩非的生年既无记载,“相隔百年”何由说起?三曰堂谿公前后思想不符,两者非一人,但当年富于进取,壮志凌云,老来意气消沉,修身养性,乃常有之事,此其一面;在另一面,《问田》中韩非表示的“立法术,设度数”,“不惮乱主暗上”,与《孤愤》中表示的“强毅”“劲直”“烛私”“矫奸”,乃其思想之一贯。凡此种种,反倒显露出推断韩非生年的门径,那就是:从堂谿公和韩昭侯谈话到堂谿公和韩非谈话的最佳时段优选出韩非的生年来。

根据《外储说右上》和《问田》,从韩昭侯、堂谿公、韩非三者联系的时间对应关系,可以考韩非的生年。韩昭侯以下韩国有五王:韩宣惠王在位 21 年,韩襄王在位 16 年,韩釐王在位 23 年,韩桓惠王在位 34 年,韩王安在位 9 年,共 103 年,韩非卒于韩王安六年,假设堂谿公在韩昭侯时的年龄是个定数,至昭侯以下的韩王,他和韩非见面时的年龄,等于在昭侯时的岁数,加上他此后所经历的韩王的年数;而韩非的年龄则等于由卒年上推至与堂谿公见面时所经历的韩王的年数,再加上假定的韩非与堂谿公见面前的岁数。堂谿公的年龄与韩非的年龄相互伸缩,堂谿公的岁数越多,韩非的岁数越少,但多到百岁以上似乎与韩非见面的事为不可能;反之堂谿公的岁数减则韩非的岁数增,但增到成为韩王安的爷爷于史书也少见这样的公子了。能够见面的堂谿公和韩非的年龄相互伸缩的最佳选择确如陈千钧之说:假定韩非生于韩釐王元年(公元前 295 年),堂谿公即使在韩昭侯时 30 岁,至桓惠王二年(公元前 271 年)92 岁,即韩非 25 岁,二人见面,不是不合理的推测。循此,至韩王安六年(公元前 233 年),韩非 63 岁。但是,韩非和堂谿公的年龄再伸缩 5 岁甚至 10 岁,即使韩非 30 岁或 35 岁,堂谿公 87 岁或 82 岁,二人见面,或更有可能,不过,对

韩非的年龄推测还要照顾到历史记载“公子”的辈分不宜与当时君主过远的习惯。这样看来,如上韩非 63 岁之说,韩非乃韩釐王之子,韩桓惠王之弟,韩王安之叔。

关于韩非 63 岁之说,假定而已,即使如“死时应在 40 岁至 50 岁之间”的说法,说“死时应在 50 到 60 岁之间”,径改 63 岁之说为 60 岁之说,取其整数,也不离谱。那原是取了韩釐王元年,以便为韩非作“年表”,而串其一生所经过的“大事”和他本人的事迹的。不过,63 岁之说比较地符合韩非的生平。韩非屡屡上书韩王,并写论述法治的文章,理论收获之外,所见所闻的事情太多了,这些事情可用一句话概括它的主要内容:“见韩之削弱”(《老子韩非列传》)。韩国自昭侯以下,从韩宣惠王时岸门大败被秦斩首万人,开始进入衰落的阶段,至韩襄王时,公子咎与公子虬虱争为太子,通连敌国,引狼入室,幕后大臣拨弄,争权夺利。韩非在韩釐王时,对前代的事情已感痛心,“虫有虺者,一身两口,争食相齧,遂相杀也。人臣之争事而亡其国者,皆虺类也。”(《说林下》)这是多么尖刻的讽刺。至韩桓惠王时,已是西失宜阳,东失成皋,北失上党,南失宛,韩国已现出“亡征”,他预感,韩王室木蛀墙坏,在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中就要彻底倒塌了。至韩王安时,一个宫廷学者赴秦救韩。所以,切合韩非的经历,韩非的生年不宜后断至桓惠王,以断之于釐王之初为宜。

第三节 故乡的文化气息

阳翟是三代都城之地。古称夏邑,《竹书纪年》载,帝启元年于此境“大飨诸侯于钧台”,为夏朝奠都之地;春秋时被称为栎,为郑国的别都;战国时韩景侯又迁都于此,用阳翟名。物华天宝,钟灵毓秀,有帝都气象。它处在嵩山、伏牛山之间,其西为高地,其东为平原,颍水从嵩山的颍谷流出,入淮经过十余县,阳翟是首经的大县。其西赤铁

矿尤富,故而此地冶铁精良,而山水之间的平地,水渠如网,农桑尤佳。就交通而言,西通洛阳,入关至秦,北过黄河,可达邯郸,东至大梁,而至定陶,南至于宛,以达于郢,还是个交通的枢纽。韩国选此为都,就因为这是个许多方面都很好的地方。

城高野阔,白云悠悠,颍水潺潺而下,似在诉说着往古。考韩国的历史,自韩武子(姬万)“封于韩原”至韩献子韩厥打赢鞆之战,为韩国创业奠基;韩宣子韩起与赵、魏灭智氏至韩哀侯灭郑,为韩国开疆拓土;韩懿侯毫无进取至韩昭侯时“诸侯不来侵伐”,为韩国保业守成;韩宣惠王岸门大败至韩王安被活捉,韩国衰落败亡。韩非主要活动在享国 34 年的韩桓惠王的阶段,韩国的衰败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先是为了巴结秦王向秦国卖美女,以所得的金钱孝敬秦国,后因美女向秦王透露韩国的秘密,停卖美女节约开支以积存的黄金事秦,以求苟安一时(见《战国策·韩三》)。到这时已成了绵羊一般的韩国,当秦昭王享国 56 年下世时,“韩王缙经入吊祠”(《史记·秦本纪》),“缙经”是重孝,韩王披麻带孝于秦,已是惭耻已尽。韩非虽是被冷遇的公子,但他为韩国的复强不知上过多少奏章,可以说他比一般的朝臣都要忧虑韩国的事。“观往者得失之变”(《老子韩非列传》),这个不被重用的韩国宗室公子,知法懂术的学者,对韩国的历史文化,有他自己的审视。

一、儒侠文化

儒侠文化在韩国的都城阳翟可说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但韩非认为这些对弱韩实在是没有用处的。“儒”指儒家学派的人,韩非在《五蠹》中称他们是“学者”。以孔子为先师的儒家学派,当时的名声很高,所治之学为“显学”,王公大人对他们以礼相待。这是因为他们讲求仁义道德,而“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尚书》),夏、商、周的平天下莫不如此,反之,如果“反道败德”,就要失天下,所以“王位在德”。

当时韩都很有这样的儒者，韩王很听他们的话，把他们宠养了起来。这些人很讲究服饰仪表，很能够辩说，精通古代典章制度，招收徒弟。他们经常出入于朝廷，多到简直“举先王仁义者盈廷”（《五蠹》）。但他们“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显学》），对现实交不出答案。韩非认为他们是扰乱当时急须推行的法治。仁义道德固然好，但当时的急务是动员百姓耕战，以民性来说，“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五蠹》），况且真正有道德的人“境内不什数”（《显学》），所以“为治者用众而舍寡，不务德而务法”。眼前是，不能空着糟糠填不饱的肚子等待细米好肉。至于“侠”，指游侠一类的人，韩非又称他们“带剑者”。春秋战国时的刺客，胆气为世人传颂，“专诸之刺王僚也，慧星奔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战国策·魏四》）。上述三个刺客中，聂政刺韩傀的事就发生在韩国（古阳翟今禹州境有聂政台）：严遂受宠于韩烈侯，揭韩傀（丞相）之过，因被韩傀怒斥而逃，求得勇士聂政，独行仗剑入相府刺之，后剖腹挖眼自毁其容，官府陈尸悬千金求识者，其姐识而哭之亦自杀（见《战国策·韩二》）。由于历史上刺客的美名，加以大臣争权不断，韩国越是政乱国弱，游侠之类便越是聚在了这里。他们标榜气节，重视私交，讲究义气，“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利剑”（《显学》）。这种人权臣器重，以求保护自己，君主高看，也豢养了一些。但是，他们是不上战场的，所以韩非又称之为“家斗之勇”，那么，“国平养儒侠，难至用甲士，所利非所养，所养非所利”，也就无怪韩国乱弱了。

二、隐士文化

隐士文化随着韩都之南的颍河所发生的故事而传扬，但韩非处韩国衰败之时认为他们是“无益人之国”的。“隐士”指道德修养很高而隐居起来不外出做官的人，即隐居不仕的人，韩非称之为“岩穴

之士”，或“居士”。这种人的特点是“高节厉行，独乐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于利，不牵于势，而羞居浊世”（《吕氏春秋·高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尧、舜、禹、汤，也不那么纯粹，而他们却要洁身自好。颍水从颍谷流出自嵩山而下，清亮亮的，清高的隐士选中这里了。据说，汤将伐桀，找卞随商量，卞随说不干我事；汤与伊尹伐桀成功，又找卞随让天下，卞随说，先是你找我谋伐桀，是认为我残忍，现在你找我让位，是认为我贪婪，已两次了呀，之后就跳入颍水死了。而许由呢，先是隐居在沛泽，尧找他让天下，他逃到了嵩山，后到箕山下的颍水旁钓鱼，尧又派人找到他让当“九州长”，他不愿意听，就在颍水里洗耳朵（后人建有洗耳台）；而放牛的巢父来了，人家叫他巢父，因他住在树上，他见许由问明洗耳的原因，说是你把那污耳之言洗到水里，我的牛也不能喝这水了，于是到上游注入颍河的一道水沟饮牛（今禹境有犍水沟）。这些故事奇特美妙，在《庄子》、《吕氏春秋》、《高士传》都有片断记载，当地人口口相传。韩非也曾提到这些人，由于他的老师荀况《正论》中认为天子无敌于天下，没有谁肯让，禅让之说是浅者之传，他最初也不相信（见《说疑》），但他后来认为古代天子十分辛苦（见《五蠹》），又认为是可能的了。所以他对这些隐士，认为是“抱住葫芦不开瓢”，而且这葫芦又大又硬，是“坚瓠”（《外储说左上》），从法理上看，这些人“见利不喜”，“临难不恐”，赏罚对他们无用，“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是“不令之民”（《说疑》）。

三、黄帝文化

黄帝文化随着绵延而东的嵩山支脉的奇观和传说，可说是对韩非影响最早而且最深的了。《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他是有熊部族的首领，居住在嵩山东侧的轩辕丘。有熊作为国都在郑，轩辕丘在其西北。阳翟和郑的距离在